

红山文化 玉器新品新鉴

The Discovery of New Type of Hongshan
Culture Jade Carvings

孙守道 刘淑娟 著
Sun Shoudao Liu Shujuan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Literature & Histor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山文化玉器新品新鉴/[孙守道] 刘淑娟著.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7.7

(地方文化研究文库)

ISBN 978-7-80702-530-6

I. 红… II. 刘… III. 红山文化—古玉器—鉴赏—中国
IV. K87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1586号

书 名 红山文化玉器新品新鉴

编 者 [孙守道] 刘淑娟

责任编辑 马 华

封面设计  敬人书籍设计
JINGREN BOOK DESIGN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6开

印 张 20.75

版 次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0元

书 号 ISBN 978-7-80702-53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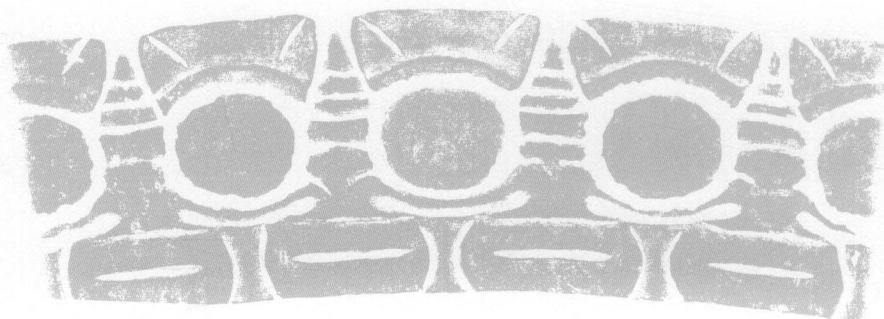
邮购电话: 024-31535165 024-8183081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红山文化 玉器新品新鉴

The Discovery of New Type of Hongshan
Culture Jade Carvings

孙守道 刘淑娟 著
Sun Shoudao Liu Shujuan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Literature & History Press

目 录

故国神遊	
——红山文化玉器新品鉴定与探索	4

人形、人面形玉	49
生殖器形玉	71
龙形玉	79
动物形玉	133
勾云形玉	199
勾形玉	209
璧形玉	217
琮形玉	247
环形玉	259
珠坠形玉	267
兵器、工具形玉	281
印章形玉	297
块形玉	305
其它形玉	314
图版索引	320
后记	328

Conetents

Wandering in the Old Land:	
The Discovery of New Type of Hongshan Jade Carvings	24

Jade Figures and Jade Facial Sculptures
Jade Reproductive Organs
Jade Dragons
Jade Animals
Jade Curling-cloud Shaped Ornaments
Jade Hook-shaped Ornaments
Jade Discs (Bi)
Jade Cong
Jade Rings
Jade Beads and Pendants
Jade Weapons and Tools
Jade Seals
Jade Slit Rings
Other Shapes
Index of Plates
Postscript

故国神遊

——红山文化玉器新品鉴定与探索

一、研究历程

任何研究都有其历史进程。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也有它的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1 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我对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大玉龙进行长达数年的反复研究、调查、检验与论证，率先断定其属于红山文化龙形玉，随之又鉴别出一批红山文化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玉鸟、玉龟鳖等各类玉器，先后于1980、1981年曾两次撰文发表^{①②}。接着在杭州召开的全国考古学会第四届年会上正式提出此一研究和认定。1983年—1984年在辽西山区牛河梁发现红山文化女神庙和积石冢群，通过一系列考古发掘，终于在墓地出土了一批第一手红山文化玉猪龙等玉器，加上女神庙址、泥塑女神头像等发掘，1986年新华社、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迅即向全国报道了这一重大发现，在推进红山文化玉器研究与探索的同时，也提出和激发起学术界对中华5000年文明曙光的热烈争鸣。1987年以来，又对国内外传世颇久而有可能属于红山文化的玉器重新进行比照鉴别和认定，一时间成为古玉器学研究、鉴赏的焦点与热点。

2 正是在上述重大发现的激励下，无形中红山文化各种玉器在国内外受到普遍关注、赞赏与珍爱，使其收藏的身价呈十倍百倍地上扬。

但是，另一方面，面临升值此一形势，图利者、售玉者便竞相仿制各式各样红山玉器，赝品愈来愈多，至今数量也千倍百倍地激增，形成十分令人尴尬的“假亦真来真亦假”的局面，以致海内外出版的若干红山文化玉器图集，绝大部分被赝品所充塞，鱼目混珠，难以言状。

无疑凡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皆真品，完全可以肯定。如果以真品为基准，率直地说，近20年间发掘出土的玉器不过百余件；确系出土但非发掘的回收、收集的玉器真品亦不过百数十件；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大学及收藏单位保存的传世真品，经核实的也不超过百余件，估计还可能多，若加起来将近四百余件，如果将近10年间公私收藏的四百余件真品，据不完全统计则总共有八百来件，若从宽算也就千件左右吧，已经相当可观的了。可是近几年间据有的行家估计，大大小小，形形色

^① 孙守道《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文物》，1984年第6期

^② 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

色的假红山玉龙、玉猪龙、勾云形佩、各类人形和动物形玉，在流通领域内总量竟达五、六万之多！令人震撼之至。怎么可能呢？有的令人难以相信，可其数目近来仍在大量增加。仅我们近几年所目睹的大小玉猪龙便达到数千件。仿真的有之；新创奇形怪状的有之；以致龙生九子，九九八十一龙更有之。何况连异国他乡的玉“美人鱼”也浮现在人们面前，难以尽言。

3 对于我们来说，不论是先前的传世品或现今的流传品，尤其是后者，不可能都是一假百假而没有一件是真的，如果真有真的，那么我们不该将其抢救出来保存起来吗？我们1996年在一篇《红山玉器的鉴定与研究的问题》文后曾提出：“我们的目的，不在乎认出假的，而是从被认为假的一群中救出真的。有假的并不可怕，虽然有的影响研究，扰乱文化面貌，混淆历史真实，但迟早会被识破。可怕的是把真的当成假的消失在这人世间。”

因此，最近10年间，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从考古第一线即“第一战场”转到考古第二线即“第二战场”，在公私收藏品中，在真假红山玉器鉴定中，把真的辨认出来，记录下来，建立起一套档案，以便全面掌握红山玉器的全面目，为进一步多角度多层次研究红山玉文化迈出重要的一步。

4 针对来自不同情况的红山玉器，有必要分为四个档次：

1、发掘品，是在墓地或其它遗存内，亲自发掘出的玉器，具有明确出土位置与考古关系，是第一手资料。

2、回收品，则是在墓地或遗存经自然流散或被人无意发现而被回收或收集的玉器，然其失掉了具体出土位置和考古关系，是第二手资料。

3、传世品，是早些年或上百年前传存，出土地点大都失去，并转辗为公私收藏以至于今的玉器，其时代或文化性质多被误判。

4、流传品，则是近10几年间，从出土地或中转地流传到外，经各种渠道被多方收集到的玉器，为数颇不少。

凡经我们鉴别的一些红山玉器，绝大部分是上述传世品和流传品，尤以后者为多，还有小部分为回收品。究其实，传世品和流传品，原初也必是出土品，唯失去



插图1 玉玦



插图2 玉玦

了出土的具体地点，失去了出土的考古关系，因而从考古价值而论，只能降为第三以至第四手资料。不过，倘若从其玉器本身所具有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及历史文化内涵而论，却反而有可能属一、二级别的重要文物，甚至是罕见的珍品，也是不可讳言的。所有这些，千条万条只有一条，前提必须是玉之真品。

5 我们依据玉器新品的基本造型加以分类，大致为十三类，即：

- 1、人形、人面形玉
- 2、生殖器形玉
- 3、龙形玉
- 4、动物形玉
- 5、勾云形玉
- 6、勾形玉
- 7、璧形玉
- 8、琮形玉
- 9、环形玉
- 10、珠坠形玉
- 11、兵器、工具形玉
- 12、印章形玉
- 13、玦形玉

十三类中，除了绝大部分属于典型红山文化玉器外，从时空上看，还收入部分属于：

1、红山诸文化玉器，一为先红山文化玉器，如兴隆洼的玉玦（插图1、2）^①，查海的玉玦和玉匕（插图3、4）等；二为红山文化较早时期玉器，如原始C字形片状玉猪龙，较早的玦形玉猪龙（图49）等；三为红山文化晚期玉器，如被相当简化了的玉猪龙（图80），它与河北姜家街墓地出土的玉猪龙很相似^②。

2、红山文化系列玉器，是指虽与典型红山文化玉器约处同一时代，但有区域差异而具不同特点，形成一区域性或地方性类型，如传出于内蒙古赤峰北部的勾云形人兽面玉以及传出于奈曼境内多种不同形式的玉石猪龙（图58）等，还有一些样式不一的玉玦，是辽西地区尚未出土过的。这些造型、玉料、工艺有所区别又相当别致的玉器，均为红山文化牛河梁一类玉器中没曾见过的，故简称之为“红山系玉器”。

3、红山文化式样玉器，是指周边一些不同族属或不同性质文化中的玉器，在文化往来中因受红山文化玉器的影响而出现具有红山文化玉器的样式与特征，如黑龙江依兰倭肯哈达洞穴出土的一批玉璧^③，特别是一件勾云形玉璜，具有红山玉器的基本样式与工艺特征。又如最近传出位近宽甸一带鸭绿江区域的两件玉器，一为卷勾形玉，二为白色勾云形小佩，更近似红山玉的特色，对此可称之为“红山式玉器”。

从上不难窥见，红山文化玉器的渊源形制，发展演变，乃至在不同地区传布交融与多方演化衍生的种种轨迹，有助于从各个角度深入探索红山文化的源与流、传

① 于建设《红山玉器》，第45、47页，远方出版社，2004年

② 河北文物研究所《河北阳原县姜家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2期

③ 李文信《依兰倭肯哈达的洞穴》，《考古学报》，第7册1954年

播与影响。

6 红山文化玉器的艺术造型及风格是多系列的，内涵丰富，多种多样，变化莫测，异彩纷呈，不少已臻出神入化的境界。最典型的范例当以玉猪龙为其代表，它在红山玉中是一个大得多方演化，多姿多彩的群体，依据总体造型与基本结构，可分为两大系列。

玦形玉猪龙为第一系列，代表性典型器如牛河梁所出绿色玉猪龙；

C形玉猪龙为第二系列，代表性典型器如三星他拉所出墨绿色大玉龙。

严格地说，此两大系列的界分在早一阶段并非截然分明，实际上C形龙当由玦形龙首尾进一步扩开而展现出的。两者的基本区分点表现在：

玦形龙，肥首大耳，圆形目，鬣不显著，具有家猪形态，个体多中型大小；

C形龙，细首长吻，梭形目，鬣长飘扬，具野猪形态，个体以大件为多。

此两个系列的龙，既有先后平行发展的阶段，又有交合与分化衍变的过程。通过本书所录，可见玦形龙的艺术造型大体有三种变式，即A、B、C三式，与之相对应的C形龙大体亦有A、B、C三种变式。它们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分合多变。

再如玉鸟、玉蚕、玉勾云形佩等诸多造型系列，同样也会从中感悟到其各自艺术发展历程上的分化与演衍，亦具规律性。这当然有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为其因果。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

二、新品新鉴

常言道，要给思想一个飞翔的天空，的确需要给研究探索和思考一个广阔的空间。现在让我们在红山文化玉器新品中来一次故国神遊。

以前我们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已发现的几批红山玉器远不是它的全部，发掘出土的也仅仅是它的一部分，近10年来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积石冢墓地发掘出土的玉器，仅仅是红山玉器的一小部分，不能代表红山玉器的全面、全貌和全系列，这是肯定的。一些未知的器类与样式，有迹象表明还有很多很多，更需要有个认识、研究准备。”

“开展红山玉器的研究，必须包括对其传世品的研究。这不仅因为传世品中的红山玉器原也是出土的，而且它们中还有许多器类和样式是近年来发掘品中所不见的。……万不可拿发掘的红山玉器种类、样式来限制、约束我们对传世品中红山玉器的鉴识与研究，而是科学地将发掘品与传世品结合起来研究，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以求相得益彰。”“绝不能对其传世品等闲置之，只要它们是真的。”

现在，通过本书收录，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新品之“新”。那么新在哪里？新有哪些呢？

“钓得金龟归”，还得逐类研求，推阐证是，下面按其新颖性、重要性、珍稀性和精绝性，可举十四项玉器和课题，须着重提出：

1、玉祖神与玉神人的思考



插图3 玉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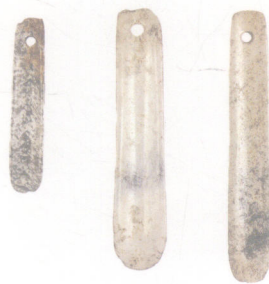


插图4 玉匕



插图5 大型玉祖神雕像（正面）



插图6 大型玉祖神雕像（背面）



插图7 大型石雕蹲坐像

- 2、玉石人骷髅首的鉴析与推考
- 3、两性生殖器的发现与生殖崇拜
- 4、变体勾云形佩与人面形玉之递变
- 5、玉猪龙的新造型新品类与兽面丫形佩新识
- 6、红山玉器中的昆虫世界与鸟兽天地
- 7、大小勾云形佩新品及“龙兮凤兮”之辨识
- 8、勾形玉型式多变当与其功用相关联
- 9、红山文化有无玉琮的存在？
- 10、双孔半月形玉刀具的功用当与刮痧有关
- 11、玉雕花、桃、葡萄的意外展现涵义深奥
- 12、从红山玉工具到红山玉兵的一瞥
- 13、玉雕与石雕的分合与社会阶层的分化
- 14、符号、文字——印章的出现

下面，逐项予以探讨：

1 玉祖神与玉神人的思考

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入的大型玉祖神雕像，实乃传世品，于1965年迁传始于今东北辽西境内，然后流入沈阳，再在北京传出，经已故著名文物鉴定家鉴别认为系古玉珍宝，并赐我以原大拓片（插图5）进行研究，又共同前往故宫博物院，蒙副院长杨伯达先生批允得以观研实物。

此佩长达27.7厘米，宽11.7厘米，厚2.5厘米。由其大足证明非一般之品，当属国家珍宝。此玉以勾云形大佩为其衬托，正面中心突出表现祖神倚坐玉猪龙背上升天的形象，头顶日轮，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威严肃穆。背面亦雕出手足衣冠的华丽背影（插图6）。经考当为红山人奉祀的大型祖神玉雕像，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①。

最近我们还新鉴别出几件玉神小雕像：

一是曾经被古玩界称为“太阳神”的双首一身倚坐的玉神人雕（图1），质坚色墨绿。人首顶部高尖，面部朦胧，无眉目口鼻，只有双耳向外突出，双手扶膝呈倚坐状，腹下为椭圆孔，当有含意，背面颈部则穿隧孔以系之。

另一是单身小玉人雕，玉色质地同于上件，人首顶部亦高尖，唯面部单雕出双圆形目，口部不显。令人注目的是身著衣，双袖相交于膝间，仍是倚坐状，足下登一半月形片，此在传世的玉神灵中亦见之。

再一是单身蹲坐的小件玉女裸像，质呈白色彩石，女首前倾，胸部双乳大而突起，双臂下伏，双膝下曲蹲地而坐，是前所未见的新型式。在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采集品中回收一件大型石雕蹲坐像（插图7）^②，在河北滦平采集品中亦收到此种蹲坐的石雕像（插图8）^③，年代均相当于红山文化时期，成为有力的佐证。

毫无疑问，这三件玉神人像对探讨不同玉神人的身份功能与作用大有裨益。

2 玉石人骷髅首的鉴析与推考

① 孙守道《红山文化·玉祖神考》，《中国文物世界》，第159期

② 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

③ 孙守道《红山文化·玉熊神考》，《中国文物世界》，第140期

出于意料之外是玉石骷髅首的发现，特别是大型骷髅首的出现（图9），尤为惊人。它使红山玉器文化中此种新品类更具神秘性，为探索其深层的内涵，开拓出一片新的领域，一个新的课题。

大型骷髅首，系采用似玉的石料雕成，色灰白以至淡绿，间带大小白斑块，个别风化剥落，从玉石之属看，应视为彩石。头高15.5厘米，脸宽13×10.3厘米，底径11.3×10.1厘米，重达近4公斤。头额丰圆，头盖长椭圆形，上下鄂合成一体，内刻上下两排齿洞，颜面双目钻以深窝，并与双鼻孔、双耳孔相贯通，光照之则各孔通亮，独特得很。头下短颈似一圆形底台。立置之重心极稳固，台底中央亦钻一较大孔洞，然不通透。

由于它的重要性，我们首先鉴析其属于红山文化的主要依据：

1、自身依据，从其雕工、钻孔以至抛光等，皆同于红山文化玉器特有的雕琢工艺，形象上虽仍似人首，富有生气，但又具有头骨的明显特征，造型既写实又抽象，形神兼备而神似为先，无疑具有精神文化方面的神秘蕴意。

2、外在依据，传头骷髅原出土地点，是很大一片红山文化遗迹，出土回收了相当多的各式红山文化玉器，此中特有一玉石龟鳖（图181），是红山文化玉器最常见的造型，然所选用的玉石原料，全同于此件头骷髅，是一有力物证，此其一。

其二，在此群红山文化玉器之中，还伴有一件小型凹面球状头骷髅（图10），呈灰白色，与大头骷髅色极接近，凹面脸上双眼窝亦相贯通，口中有四个齿洞，两者特具共同性，且此件非佩带品，系以球面置放，凹面脸朝上可视之，虽晃动而不变其固定朝向，一绝也。

其三，此中复发现一特小的灰黄色玉石骷髅（图11），正面隆起如丘，刻成上宽下尖的椭圆形脸，上钻双眼窝，下刻小双鼻窝，再下雕出连续四个上下尖齿。背面平，对钻隧孔穿系佩带。

由上可知，红山文化时代不仅有头骷髅的存在，且有造型、大小、品类不同之分，或置放于特殊场所以祭之，或以球状平放俯视之，或以背穿隧孔以佩之。清楚地显示出红山先民信仰上的一种重要崇拜物，即头骷髅崇拜，应是祖先灵魂崇拜的形态之一。

在世界各大文明发祥地，大都存在着这种类似的崇拜。早期的遗存，例如中东以色列地区耶利哥遗址，曾从下葬的祖先尸体取下头骨，用熟石膏涂之，或用贝壳嵌在左右眼窝里为双目，单放在屋内神龛里奉祀。尤其北美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地区，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后以玛雅文化为中心的遗存内发现许多以头骷髅造型为主题的祭坛石雕、珠串饰的玉雕、贝雕以及陶塑等不胜枚举。这些都说明它们与红山文化骷髅崇拜有一定的相似性。

红山文化此一祖先——祖灵的崇拜，是一种固有的神圣信仰，一种特定的祭祖习俗，需深入探究，解读其所含之隐秘。

3 两性生殖器的发现与生殖崇拜

1983年牛河梁红山女神庙的发现，亦即对女神的奉祀，我们曾引述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不过是父权制确定时期人们对“妇女从前更自由更有势力的回忆”。的



插图 8 大型石雕蹲坐像



插图9 玉石人面形饰

确，若联系牛河梁红山积石冢墓地的发掘，凡冢内中心大墓所葬死者皆男性，且为权贵人物，可以推考当时以男性为尊的阶级社会已在形成。而此前在凌源西八间房发现的石祖（图19）和通辽出土的红山文化大型祖形玉（图16），即男性生殖器，均褐红色，阴茎头、尿道外孔，阴茎缝皆加表现。它的存在以及对男性的生殖崇拜，使我们更倾向于认为红山文化晚期父权制已然确立。

无独有偶，最近我们在流传的红山文化玉器鉴别中，竟发现一件大型的玉雕女性生殖器，高达24厘米，中宽14.5厘米，最厚1.3厘米。玉质淡绿色，较透明，通体长菱形，正面自薄缘隆起如阜，背面则板平，正背皆经抛光。与外形相对应，中心镂空成一长菱形孔，极似女性生殖器开孔。从外形看，上端椭圆，下端尖圆，而中心开孔却上端尖圆下端椭圆，由此而至外缘上下各雕出一道豁沟，实即唇前连合与唇后连合，完全合乎女性生殖器的特征。唯下端边缘因久埋地下受蚀致有所残缺，然其原形完全可以复原（图17）。

此一发现，又恰好印证了上所引述的名言，说明当时仍存在着对女性生殖崇拜的现实情景。正像今天流传于世的妈祖庙，送子娘娘或山上女阴石的祭拜，尽管古往今来在其形式、功用、文化内涵上有所不同，需具体分析，但其性质基本上是一致的，不会有太大出入。这对5000年前红山社会性文化与性生殖崇拜的神秘含意深入探索与研究是很有裨益的。我们期待今后能逐步揭开其层层罩起的面纱。

4 变体勾云形佩与人面形玉之递变

勾云形玉佩，作为红山文化玉器群中特具代表性的一个大系列，可谓千变万化，错综复杂。

今试从新鉴别录入的一件变体勾云形佩析之。佩呈半圆形，玉质灰绿色，顶部中心对钻一孔，两上端出尖刺，中间形成一豁口，下两端各为一长弧形勾，正中面上隐隐突起一对大圆形双眼，再下刻出三对双尖齿，通观之有似一兽面或人面的形象（图200），而据我们的分析，却认为是一神人面，或可说这是一种神灵之面，何况动物的神化往往就是拟人化，成为一人格神。

倘与本佩相比较，其承前者，则有台湾顾伟先生收藏的一件人面形纹勾云形佩，中心为环状双目，上有细弯形镂孔，若人之双眉，显系由一般勾云形佩中心之双旋勾演化而来。佩下双尖齿多达九数，佩四偶之卷勾，一如通常两侧对称形勾云佩。

其继后者，则有台北故宫博物院入藏的一件带齿兽面饰，应为本佩之进一步简化的蜕变型，其勾云佩两侧小卷勾仅存于头顶两端，余均消失，脸上双目更为显著，鼻之刻线及一口列齿十分突出，已经转化为专以脸面表现为主的佩饰，因而也是一件难得而又相当重要的珍品。与此相类似者，便是赤峰地区回收的一件头仅存双卷勾的人面纹玉饰，面上长三角形鼻及上弯形口，乃人具有的特征。再一件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入的雕有双梭形目的人面纹玉饰，其头上正中三突起状的直立脊，此在勾云形佩中亦见之，并适形雕出上挑的双梭目，顺势再雕一个长三角形鼻，此下刻有两道弯沟乃口唇之意象，眉额间有倒三角形网格纹，当是神徽。此佩关键之处在于它由平行双环目转为斜长上挑的双梭形目，尤近人之双目。

由此再进一步递变，便是本书录入的仍存勾云形卷勾遗意的真正具象的青玉人面形佩（图7）。玉呈横长倒梯形，首及脸周看似披垂髻形，非也，实乃勾云形卷勾之状，面雕上挑双梭形目，三角形鼻，下为口。进而再演化，那便是属于大汶口文化那件玉石人面形饰（插图9）^①，它与本件红山文化人面纹佩相当接近，眉目口鼻皆类似，唯其头上两侧的勾云形卷勾遗意不复存在，只具其轮廓，因而从整体形制构成看，可以认为这是受到了红山文化人面造型的影响。

再，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早年入藏的一件人面玉佩，被定为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若与本件青玉人面形佩相比照，不难鉴别其属于红山系或红山式玉器的可能。

5 玉猪龙的新造型新品类与兽面丫形佩新识

前面曾述及玉猪龙之分型分式以及其演化关系界定出甲乙两型，并将两型各分出A、B、C三式，可以参见。这里进一步要提供的是新的造型和新的品类，基本上可分为八项，介说于下：

- 1、两猪龙上下相叠形（图61）
- 2、两猪龙左右并列形（图62）
- 3、C形猪龙与玦形猪龙相向对置形（图60）
- 4、猪龙卷体扬颈上伸形（图49）
- 5、C形龙昂首扬鬣弯勾形（图27）
- 6、小C形龙扬鬣内弯蛻变形（图23）
- 7、小猪龙面相多姿多变形（图64）
- 8、小猪仔龙首四肢相抱形（图74）

以上诸项绝大部分是前所未见的，其衍变蛻变以及新之造型品类连续涌现，足见红山先人在玉雕上的艺术创造才赋和丰富想像力多么惊人！堪值今人——艺术史家，古玉学家殚精竭虑地从多方位多角度加以解读。

再谈新识的一件兽首丫形佩（图92），玉质灰白色，两面雕纹相同，然与以往所见平板状丫形佩不同，它通体扁圆，有立体感，抛光精细，莹润亮洁。佩上为丫形双耳，面作兽首，实猪面形，双目突出圆睁，横长口，口角外突，甚简略，下为身长，如蚕起弦纹多道，构成龙之躯体。其正面除最下一道宽沟弦纹不计，体之环节纹实为五道，背面则四道，不求对称，只求神似，是其特点。此前有的研究者曾将此类兽面丫形佩等同于玉猪龙的正面形象，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忽视丫形佩之长身弦纹正与蚕体有关。因此，我们认为此件扁圆丫形佩所显示的乃与猪龙首正面及蚕形长身的又一形象。况且此蚕体猪面丫形佩的侧身勾卷形象，近来也鉴定出一件（图26），其形体同一般玉猪龙的勾卷一样，却为蚕形，身刻有数道环节纹，为之证。玉呈白色，实可称猪首玉蚕龙，无可置疑。

6 红山文化玉器中的昆虫世界与鸟兽天地

先谈玉雕昆虫

蜘蛛与昆虫俱属节肢动物。目前我们只在台北一收藏家传世红山古玉中鉴出了一件较大的玉蜘蛛（插图10），构形奇绝，通体似一小口尖底瓶形，上首四角各雕



插图10玉蜘蛛



插图11玉蜻蜓



插图12玉蝉

一眼，转而视之互成四对眼，其妙正合蛛眼八数。腹部肥大，两侧各三共六足伸出，运用减肢法省去二足，概括而又栩栩有神气，玉青黄色，质莹润，至罕见。长6厘米。

昆虫中首推蜻蜓与螳螂

玉蜻蜓非常罕见，我们所见的一例仍是台北收藏家所收（插图11），形象为正面水平展翅形，下双翅比上双翅长，翅有刻道，尖圆，首尾各有双刻沟以区别头腹尾三节。首雕双目复眼，腹较长，尾粗短，当为雌性。玉褐色，受沁发白。反面钻有隧孔以穿系佩之。蜻蜓为益虫。

玉螳螂，共鉴别出三件，一件近于写实，两件近于写意。

写实的一件为圆雕，形体较大，全长14.8厘米，玉绿色发黄，有褐沁。螳螂头部呈倒三角形，脸面两侧突起一对大眼，亦呈长三角形，下为尖状的咀嚼式口器，长颈，再下至腹部，伸出一对刀式前足，腹尾则大而膨胀，应为雌性特点。颈部对钻一孔（图159）。总观其造型，可与商周玉螳螂相比较。

写意的其中一件为片雕，形体只存首颈及前足，腹尾全略，全长6.5厘米，玉青绿色，质莹润，有青白沁。螳螂首、颈、前足连为一体，以下方四个镂孔空心相间隔。首部及眼皆呈长三角形，双眼仅雕一月芽状弯钩表现之，手法甚简练，周边薄似刃。颈部锲钻一孔以穿系佩之（图162）。螳螂为益虫，素有农作物“卫士”之称。

玉蝈蝈与蝗虫

此两种红山玉昆虫，在传世流传品中并不多见，真的更难得一见。唯在牛河梁红山积石冢墓地中先后发掘出土了两件。一件是第五地点二号冢一儿童瓮棺墓中清理出的，较比写实，很像蝗虫，当是儿童佩带物。另一件是近年在第十六地点即三官甸子红山墓地中心大墓旁一小型墓中发掘出的。有可能是蝈蝈的形象，亦较写实。

再介绍一件蝈蝈，造型却是抽象的，相当简略概括化了，是用青黄玉长方形小薄片雕成，有褐沁。据传出自赤峰地区，具体地点不明。其形方首，双目微突，长腹尖尾，背有短翅。胸腹下钻一孔当穿系以佩。

蝈蝈，古称“螽斯”，并言“以两股相磋作声，闻数十步”，因鸣声清亮颇受人们喜爱。

蝗虫，则古称“旱螽”或“螽子”，对农作物大有害，然其又为人们的美味食品，营养价值颇高。

瓢虫与蝉

玉瓢虫一件（图169），也是从红山玉器中鉴别出来的，为一种红褐色的彩石制成，高6.4厘米。通体卵圆形，上较窄，下较宽，正看背面拱起如圆弧，中间一竖沟，左右分为鞘翅，上端钻一隧孔，用于穿系。反看则腹节、头尾不分明，是高度概括化了的形象。瓢虫亦是农业一大益虫。

蝉，何者形象为蝉？多年间颇有争议，如对蚕形玉即巴林右旗那斯台出土几件，有认为属蚕之幼虫者，但有的却认为属蝉者，或更以为属蝉蛹者。按蝉在生物学上为不完全变态，无蝉变蛹的阶段，只蚕有变蛹阶段，说是蝉蛹不如说成蚕蛹更

合理。今次我们果然鉴别出几件蝉形玉石。

其一，石蝉一件，色里闪绿，其形体亦似蚕形玉，唯所雕纹样大不同（图136），且在头尾钻出一长竖孔，复在颈节钻出一横孔，并且穿成十字形贯孔，而与那斯台蚕形玉相同。其头部雕出一突出的双眼，背部则雕出薄薄的双翅，有透明感。胸背腹尾多道节纹仍可触知，加之长期佩用，两侧更是漆黑光亮，并闪绿，接近真蝉之色，令人叹赏。

其二，玉蝉两件，其中一件是北京一收藏家珍赏的，无独有偶，这件玉蝉也是黑而闪青的，尾部有红褐沁。其头尾、颈侧穿孔相交成十字形孔。玉通体光洁，质坚，当属软玉。腹面则有节纹五道（插图12），与石蝉大小相等。

其三，绿色大玉蝉（图134），方首，双目凸起于头上部，背有节棱纹三道，尾上翘。头两侧钻大孔，罕见之。蝉之含义在红山人心目中如何？我们尚不得知，也许与其鸣声有所关联。

蚕、蛾与蝴蝶

蚕对国计民生及其文化意义是世所公认的，蚕是中华民族发明、培育、改良织成丝绸，而对世界有重大贡献。蝶则自古至今被认为是美的象征，美的化身。

蚕主要有桑蚕、柞蚕两大种，从红山文化蚕形玉的造型看，认为属于柞蚕的可能性大。一是北方是柞蚕的主要特产区，一是其形体硕大确如柞蚕。

现选几件不同形体的蚕或蚕蛹看一看：

（1）巴林右旗那斯台遗迹清理出的两件蚕（插图13）^①，玉黄色，近黄玉，玉精，质润而美。首顶刻双圆目，复眼，有触角，或口器，腹部刻节纹三道，尖圆尾微内卷，口、尾、颈侧钻有交叉十字形贯孔，或只颈侧钻孔穿透。通体形制最接近于上述其一玉蝉形。

（2）北京一藏家所收的一件弯曲细长体玉蚕，色淡黄，头尾有红褐沁，头部刻双目，圆而突起，腹部刻弧圆的节纹三道，尾亦尖圆（插图14）。

此种细长体形的，其弯曲程度不一，有的弯曲如龙，有的更为兽首蚕形体的，富于变化，当有种神秘的含意。

（3）亦为上述藏家收得的一件大头尖尾蚕，是又一种形状。玉淡青色，有红褐沁，头部突起双圆目，腹部起三道棱节纹，颈侧穿孔，唯尾甚尖内卷。此类蚕还鉴定出几件，大同小异而已

（4）在各藏家藏品中还见到多件玉蚕蛹，形状不一，我们前在《红山文化玉蚕神考·蚕之化蛹》文中曾一一述及，可参考^②，蛹是蚕的幼虫和成虫之间的一个变态阶段，具有翅、复眼、触角和胸脚等原始体，均包在蛹壳内。

（5）在藏品中更发现有破茧而出，羽化成虫阶段的初生蚕蛾。一件青玉质红褐沁的粗短的蛹虫，除腹节外在背上雕出两对鞘翅，正是刚刚羽化成的蚕蛾。另外也有细长些的玉蚕蛾，一是上海博物馆展出的青玉质，一是早年传世而为台湾日月坊收藏，已相当白化。这两件唯一不同的蛾首已雕成熊首了，从而使其神化。

（6）在沈阳不意鉴别出一件玉蚕蛾，真是无独有偶。经卵——蚕——蛹——蛾假变熊，得以完成。此蚕蛾玉闪青，呈黄褐色，光洁温润（图158），正面首部中心对钻一孔，两侧雕出蛾的羽状触角，可明确判定为蛾。下为浑圆肥硕的腹部，



插图13玉蚕



插图14玉蚕

① 赵芳志《中国地域文化大系·草原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8年

② 孙守道《红山文化·玉蚕神考》，《中国文物世界》，第153期



插图15蛙面玉鹰



插图16玉对鸟

两侧为双翅，造型已抽象化，具体形象不太清晰，有朦胧之感，是红山人惯用的虚化处理手法。背面无羽状触角，只双翅可认。迄今只见此一件。

蛾乃蚕之成虫，为蛹化生，破茧而出。古曰“马首”或曰“巧娘”，有“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之称，至今呼蚕为马首娘娘者，可见历史渊源之久远。

再台北收藏有一件变型的玉勾云形佩，有蜕化的卷勾和尖齿，通常以为似兽面或人面，但若与此玉蛾相对比，则其外廓形象却极似带双翅的蛾体，亦可查觉它与勾云形佩的演变不无关系。

(7) 蝶与蛾并称，实际上从生物学看它们都属昆虫纲，鳞翅目，蝶且属异翅亚目，两者的翅皆有鳞片及细管状口器，唯在夜晚活动，静止时翅张开，不会收起，蝶则相反。近年在奈曼旗某遗址回收红山玉中认出两件玉蝴蝶，都具收合起来的双翅，翅分前后，且刻出翅尖纹脉多道，足三对，头尾腹尾俱备，形象而又简洁，实难得之珍。其一件翅为双面（图174），另一件翅为单面，均相当完好，造型之美可观可赏。

蚂蚁与蜜蜂

此两件玉雕为沈阳一藏家收藏，传出奈曼旗境内。一件为淡青色玉蚂蚁，造型奇特，见所未见。其形分细长的头胸与圆鼓的腹尾两部分，其间复伸出一板状玉片，上雕三对折曲的足纹。形象独特又高度概括，为成功之作（图172）。当时蚂蚁可能已有其经济利用价值。

再一件为淡青黄色玉蜜蜂，双翅展开，形态做飞翔状，似闻嗡嗡之声。圆首尖口，上刻双圆目，腹尾短肥，生动活泼，着实可爱（图173）。红山人雕虫之技，达到此种境界，令人神往。

近来又在北京见到另一件淡青色玉蜜蜂，体稍大肥硕，头圆腹短，双眼圆突，双翅展而欲飞，富于动态感，背面钻隧孔，亦是精工之作。

两件蜜蜂之出现，不难窥见，它不只属于大自然之虫，应有其经济上的需要，就是采蜜，早在欧洲旧石器晚期的洞画上就绘有采蜜的情景，之后各种采蜜活动一直延续不绝，并发展到对蜂蜜的各种加工食用。则红山文化时代先民以玉雕蜜蜂必有其意，是当然之理。

再谈玉雕之鱼

先前所见玉鱼多与鸟类等共雕，形体相同，一为台北故宫博物馆所藏，一为台湾一收藏家所收，而单雕玉鱼尚不多见，唯近几年来，我们曾从各家先后鉴别出数件玉鱼，可供研赏。

一件是黄绿色玉鱼（图190），用薄片雕制而成，尖鱼嘴，叉鱼尾。

一件亦是薄片状，体呈流线形，尖嘴，圆睛，扇形尾，用三道阴线纹表示尾鳍（图188）。

另一件为碧绿色，有紫红褐沁，很美观。俯首翘尾，做工逼真（图191）。

以上几种玉鱼，各有不同，显然有各自的鱼名，今尚不能定，有待进一步析。

谈玉雕之鸟

迄今已发现的红山玉鸟为最多，大小形制品类层出不穷，各种变形迭见不绝，异彩缤纷，估计约达三十余件，现择要述之。

玉鹰，为数不少，兹分大小而又典型者，予以介述：

大玉鹰，体形大，且厚重，高8.4厘米，引人注目。玉淡绿色，温润光滑（图93）。造型为标准雄鹰之形，气势威严。圆首，双目圆睁，雄视前方。双翅下垂，突胸挺立，呈现不可一世之慨。一爪三趾，双爪并列，尾部光滑，为红山玉鸟中之极品。通体观之，有欲冲天凌云之态，在在体现出对鹰的崇拜敬佩之情和红山先民志存高远的人生心迹。

玉鹰，沈阳一藏家所有，玉淡黄色，有沁，形制标准，很典型（图94）。本品为常见的一种基本型，现出土或传世的各色玉鸟，均为此型。

玉鹰，为较小的，高2.6厘米。玉青色，微沁（图110）。

小玉鹰，小巧玲珑，纹饰如浮雕。玉青绿色，微沁，精美可人，高仅2.2厘米。颈与喙处有一对穿孔可佩之，更令人爱（图108）。

立体玉鹰，亦为沈阳一藏家所有。玉墨绿色，鹰之色，有褐色沁。立体圆雕，圆目勾喙，耸肩，胸部高突，后雕有鹰背（图113）。这种立体鹰实为难觅之物。

变形玉鹰、玉鸟共五件。变形是指形体发生了显著变化或大的变化。

一件作俯飞形，背两翼展开，尾五羽全散开，鹰眼前视，首喙下冲，欲捕猎物，威猛又神情紧张，惟妙惟肖，艺术感染力强（图119）。玉淡青灰色，红褐沁斑。

一件用绿松石雕成张翼侧身飞行的小鹰，圆浑浑的侧视鹰首，方方平整的斜尾，中心钻透一孔系绳斜于身，直见匠心运用之妙，奇思异想之技，令人惊叹，令人敬佩。

一件是双目突睁上视，三角大喙，其首有似蛙面，羽纹不显，短胸，爪尾浑为一体并斜钻一长孔，应具某种含意（插图15）。玉褐红色。

一件更奇特，两面各雕一相同的鸟，可称“对鸟”。其首、目、喙不明显，翅窄起凹槽，胸圆挺，双爪只刻两道横线，尾短与翅齐，（插图16）。玉黄青色，有褐红沁。

一件是太阳神鸟，双翅尾羽清晰可见。中心雕出一整个人首，鸟之双目却刻在人首顶上，耳目口鼻齐全，面形俨如一尊佛首（插图17）。

小型玉天鹅首，鸡骨白色。鹅首有疣鼻，乃鹅之标识，以别于其他鸟类。鹅首有双目，前伸扁长形喙，后下延伸长长的鹅首及圆颈。形象隐而不露，露而有相，从抽象到具象，显然有致（图186）。其高2.5厘米，长3.9厘米。略略几刀，便具艺术性，诚先民之巧作，史前之考工记也。

玉鸮，腹部上端有鸟首，双睛，长圆形双翅，双爪不表现，尾羽只刻一线（图101），既概括又独特。

双人首玉鸟，共两件，前所未见，大有意义。

一件是双人首玉鹰，首、目、喙与腹尾均在，唯两翅各变为一整个人首，成其特色。人首宽额尖圆颞，双目突而下视，长三角形鼻，口唇微上翘，整体如浮雕（插图18），为珍稀之品。具有鉴赏和研究价值，意义非常。玉黑绿色，光润。

一件是双人首玉鸮，形体基本同于上件。首上耸双羽角，小圆眼，尖喙，双爪并拢，三尾羽。双翅全为双人首，脸微外斜，双斜目下视，三角形鼻，口微上挑，特别是额上刻网格纹头顶（插图19），含义绝非一般，无疑被神化了，是人



插图17 太阳神鸟



插图18 双人首玉鹰



插图19 双人首玉鸮